

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

HEADS FOUND

人类砍头小史

【英】弗朗西斯·拉尔森 著 秦传安 译

Severed

HISTORY

of

HEADS LOST

&

HEADS FOUND



人类砍头小史

【英】弗朗西斯·拉尔森 著 秦传安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砍头小史 / (英) 弗朗西斯·拉尔森(Frances Larson) 著;
秦传安译.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6. 8

书名原文: 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

ISBN 978 - 7 - 5443 - 6648 - 9

I . ①人… II . ①弗… ②秦… III . ①世界史 - 通俗
读物 IV .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 157879 号

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 by Frances Larson

Copyright©Frances Larson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版权登记号:30 - 2016 - 087

人类砍头小史

作 者: (英) 弗朗西斯·拉尔森

译 者: 秦传安

策划编辑: 陈显英

责任编辑: 文远怀 孙 芳

执行编辑: 廖广莲

装帧设计: 杜 帅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 - 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3 - 6648 - 9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此文来自于全球青年文化之声 VICE.CN

世界上没什么处决方式比砍头更直接了：大脑中精密的沟回收集着感官信息，颅盖骨里藏着我们至今也没弄清楚的神秘构造。每个人的头颅都是那么独一无二，而且它的大小如此合宜，正适合捧在手心。但是，人头这死亡气息浓重的魅力掩饰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它曾属于一个人的身体。

在弗朗西斯·拉尔森（Frances Larson）的新书《人类砍头小史》中，她试图把被切断的头颅作为器物，细致讲述它们的悠久历史，调和它们身上这些矛盾的特质。从著名的“干缩人头”和恐怖的二战头颅战利品，她写到了关于断头台的一切，以及“颅相学”的疯言疯语。为了解更多，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聊了聊这些关于人头的事。

VICE: 你为什么要写关于砍头的东西？

弗朗西斯·拉尔森: 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英国牛津的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工作，那里以“干缩人头”藏品闻名。那些来博物馆的参观者都一脸惊奇的样子，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会说什么“哇哦，看起来好原始，好野蛮哦”！但是实际上，19到20世纪的科学家们都会去猎取人头，他们得到人头的手段也是相当具有

争议性。所以我就想，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头颅文化史。

在历史上，人头曾经被用作一种货币，这让我很感兴趣。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像人头这样的工艺品——好吧，你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毕竟它还是人体残骸——竟然也可以从残忍可怖的尸骸变成如此世俗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受影响。它成为了一种日用品、一种通货，被渴望、被追求。如果你对砍头这一行为的看法能足够超然，你会发现头颅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

VICE: 现在还存在人头交易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 这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人发邮件跟我说，“我就有一套人头收藏”，也确实有人会去收藏干缩人头。人头确实是一种有趣又骇人的工艺品，至今也还有人深深着迷，想要拥有它们。在博物馆里，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展品。

VICE: 将革命者斩下的首级公开示众，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是历史上很常见的做法。但随着这种行为渐渐增多，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变了？

弗朗西斯·拉尔森: 是的。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

VICE: 你书里写到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

和他的头部移植试验。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尝试这件事的人之一吧。但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是把头颅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想法是不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弗朗西斯·拉尔森：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对于这种极端的移植试验，我个人会觉得，它在伦理上令人担忧。人们对这种极端移植试验可能性的看法，以及这背后关于人类身份的争议，都亟待被公开、坦诚地讨论。而现在的情况是，做这种试验还有很多经济和实践上的困难要去克服，更毋论伦理和科技上的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一切能够发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也应该去思考它、讨论它。

VICE：你会把自己的头冷冻起来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不，不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有些文化中的人相信，如果在刚死的时候就把头砍下并冷冻起来，就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起死回生。这种想法很特别，因为它将砍头这种象征着残酷、统治与暴政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VICE：在书中，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断头台比我们现在用的死刑执行方式更人性化。

弗朗西斯·拉尔森：对。要杀人，断头台是最人性的工具之一。首先它很快，而且几乎不会出错。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被砍的人也不会太痛苦，比注射死刑和绞刑都要人道。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场面也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才是最仁慈的做法。

VICE: 这就是现在不用断头台的原因吗？因为场面不好看？

弗朗西斯·拉尔森: 我觉得是这样的。法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还在使用断头台，所以很显然，几十年以前，这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处决方式。我认为这与文化认同也有关系，很多人觉得人不该这样死。如今，为尸体保留尊严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几百年前，人们对断头台还是司空见惯的。显然，观念完全变了。而且断头台处决是一种直观的杀戮，被砍下的头颅可以看作一种战利品，这是大张旗鼓的征服，存在着它固有的戏剧性。

VICE: 你下一本书还会写这么可怕的主题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 我希望不会了。写了这么一本书，让我的社交生活有点尴尬，因为别人会问我：“哎呀，你是个作家啊，那你都写了什么呀？”我就只能回答：“啊，就是砍头啊、人头展览啊那点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脸色变了，脸一沉说：“哎，还以为她是个正经姑娘呢。”所以我觉着下次写书，就不要再写这么血腥的东西了。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疮子。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力量，威尔金森在聚光灯下得意洋洋，大谈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自1661年被砍下以来所经历的漫漫长旅，以此款待他的听众。它确实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而且，在一长串利用其魅力赚钱的展览经理人中，威尔金森是最后的一个。他深知，人们总是想更贴近地观看：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像所有被砍下的头颅一样，克伦威尔的头也是打算用来展示的。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

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伊夫林和佩皮斯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的日报作者，他们都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感到震惊。佩皮斯写道：“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大胆无畏的人竟然也要蒙受这样的羞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可能罪有应得。”而伊夫林则惊讶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裁决！”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位先前被葬在“国王们中间”的护国公，如今在泰伯恩刑场“那个重大而耻辱的时刻”，被扔进了一个土坑里。这两位作者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它一直装饰着威斯敏斯特宫：只是在1681年，屋顶例行维修期间，它才被短暂地取下来过。

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展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倒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场所。皇家高等法院曾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三次开庭，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为加冕典礼、国葬和礼仪性的致辞提供了场所。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查理一世1649年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接受审判；四年后，克伦威尔就是在这里端坐于市长大人面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1657年，因为授职仪式，他再次走进这座大厅，国王的全部荣耀都出

现在他的加冕礼上。如今，他那颗阉然无声、残缺不全的头颅茫然地注视着宾客们纷至沓来。出席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那是在1661年4月；现在它将继续俯瞰国王政府的活动几十年。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据说，在17世纪末的一个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刮了下来。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一家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在18世纪，它开始在私人之间流通，成了一件古董、一件珍贵的遗物和一个商机。

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拿出来展示。最早是瑞士印花布商克劳迪亚斯·迪皮伊，他在自己的伦敦博物馆里展示了这颗头颅，摆在旁边的是外国药草和珍稀钱币。1710年，一位德国参观者看后惊叹不已：“这颗可恶的头颅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如此珍贵而有价值。”接下来的有塞缪尔·拉塞尔，此人是一个常喝醉酒的演员，他把这颗头颅挂在克莱尔集市一家屠夫摊位的摇摇摇摇的挂肉钩上，以此娱乐公众。他总是把这颗头交给顾客，好让他们更贴近地观看。后来，拉塞尔把这颗头卖给了詹姆斯·科克斯，他也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博物馆，并且他一眼就能认出一件纪念品是否有价值。科克斯私下里向那些经过挑选的客人展示这颗头颅，并且赚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12年后，科克斯决定把它卖给休兄弟，正是他们使得这颗头颅成了他们在老邦德街上开设的克伦威尔博物馆里吸人眼球的明星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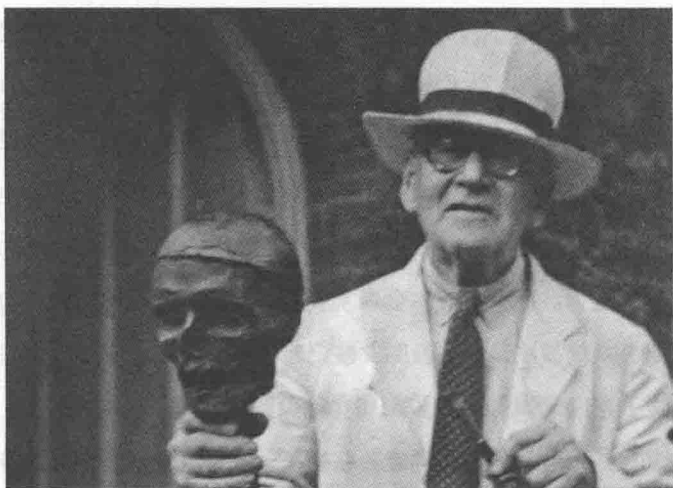
整个18世纪，克伦威尔的头颅在不同展览经理人的手里流转，每一次都能赚钱。唯一的问题是损耗。在某个时刻，大概早在泰伯恩刑场

的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就丢失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他的鼻子被压碎了，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的肉已经脱水并收缩，他的皮成了黄褐色，并被拉伸，变得十分坚韧。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人士断定，这颗头颅不过是一件古董，对有些人来说，它明显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人工制品。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曾参加过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澳洲发现之旅，他在1813年被邀请来观看这颗头颅，但他以政治理由拒绝了。他说，他不可能下决心去观看“这个邪恶的老共和分子”的遗骸，“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威廉·布洛克是个古董收藏家，他的收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展出，同一年，他考虑为自己的博物馆弄到这颗人头，以作为“一件纯粹的古董”，但首相非正式地对他提出忠告——他认为向付费公众展示人的遗骸很不得体。

这个结论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当约西亚·威尔金森在1814年买下它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便转到了私人手里。如今，它被专门保留给那些更高级的观众，只有这些人才能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对它评头品足。威尔金森可能忍不住在餐桌上向兴高采烈的客人展示他的这件著名遗物，但它再也不会流落到伦敦的街市上了。

当围绕这颗人头的过去产生了大量的故事时，便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比如大量的人头开始流通：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



▲ 坎农·霍勒斯·威尔金森 1949 年拿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由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校友会提供。

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威尔金森确信，他手里的这颗头才是真的，但别人并不这样肯定。比方说作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的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克伦威尔热。卡莱尔认为，威尔金森的这件古董是“欺骗性的臆想”，并拒绝亲自对它进行查验。

如今这是一个难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找到证据。我了解过一份专业学者的长名单，他们都检查过这颗发黄的人头：一位徽章专家、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钱币专家、颅相学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一位著名雕塑家、牛津大学一位生理学家、皇家考古学会的若干成员，以及两位医学统计学家。他们都把自己接受过的专业训练用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中，如今所有人都表示支持威尔金森的主张。

到1930年代，数不清的测径器测量过它，大量的显微镜聚焦过它，关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人们撰写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这个“有点令人厌恶”的物体上每一个肿块、每一个针脚、每一道擦痕，都得到过检查和描述。然而，研究过克伦威尔头颅的科学家们也被它迷住了，他们紧张热烈的凝视，反映了这个正在朽烂的人工制品在落入私人之手200年后依然拥有的魔力。如今，威尔金森家族拥有这颗头颅已历四代，他们更愿意回避公众的关注，却三番四次被记者们拉回到聚光灯下。这些记者偶然听说了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打算写写它那非同寻常的过去。

在20世纪中叶，约西亚的重孙霍勒斯·威尔金森博士开始觉得，照料这颗臭名昭著的人头的负担太过繁重。他决定，应该让克伦威尔入土为安。因此，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再也不会会有法医鉴定和DNA测试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上，科学并没有得到一锤定音的最终决定权。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观光客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



诱人的头颅

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猎取人头”（headhunting）这个词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远离文明并奇异、古怪且危险的世界，但实际情况是，人头长期以来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们炫示。说到猎取人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传统，而且，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非同寻常，这不仅仅因为它完好无损地存在了三个世纪，而且还因为许多年来它以那么多不同的外观被重新塑造。在断头台上被砍下，作为一个叛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火刑柱上示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克伦威尔的头颅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藏品。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一件纪念品、一件宝贵的遗物，一件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组材料。它的价值随着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而与时俱进，它是千万颗人头的象征，千百年来，这些人头装点了世界的正义、科学和消遣。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仅仅凭借它的出身和它的长寿，把本书中的很多故事巧妙地联系起来。

然而，克伦威尔的头颅只是一颗年代久远的特殊头颅。它证实了

我们今天关于被砍之头的两个最常见的假说：它们是不同的寻常的，它们是古老的。时不时地，一颗漂泊无依的名人头颅的故事登上了头版头条：最近，奈德·凯利的颅骨和经防腐处理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头颅经受了科学测试，而且，在他辞世周年纪念日，记者们详细讲述了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在1942年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头颅捐献给了皇家外科医学院。诸如此类的故事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观念：人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但情况并非如此。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讶，乃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结构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大概还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某个不为人知的部分。

被砍下的头颅长期以来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席之地；纵然这一价值遭到质疑，或者令人烦恼。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士兵们把人头当作战利品，此事并非年代久远，而就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最近这些年，恐怖分子和杀人犯把斩首的视频传到网上，数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自己家里下载观看。医学生必须面对解剖被砍之头的任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发现，这是一次颇有教益的经历。朝圣者们千里跋涉，去仔细端详欧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圣徒头颅。艺术家们在解剖室和太平间里寻找灵感，面对别人的尸体和被切下的头颅陷入沉思。有人请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切下并封冻保存，他们相信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围绕一个人的头脑重新生长出第二个躯体，从而起死回生。在现代文明的神殿——博物馆里，有数不清的经过防腐保存、干瘪皱缩、装在瓶子里、剥皮去肉的头颅，被向满怀热情的参观者展示。

有人取下别人的头，有人捐献自己的头；有人展示头颅，有人观

看头颅：当你动身前去观看的时候，被砍下的头颅随处可见，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最大的收藏拥有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偶尔有经过防腐保存、连皮带肉的头颅——它们被陈设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储藏架子上。在这里，这阴暗的隐蔽之处，摆放着一排排人头，成为无声的证词，见证着我们祖先的猎头传统。庞大的国家收藏，像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保存着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而大多数地方性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有考古学或科学职责的博物馆，都有少量的收藏。我自己这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对人头的痴迷，开始于我在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时期，那里有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董收藏，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曾经藏身于牛津大学各个不同的科研机构。

皮特河博物馆^[1]小有名气。当我告诉别人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说：“哦，你说的是那个藏有干缩人头的地方吗？”这是因为有六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在这家博物馆里展示，尽管在塞满陈列柜的大量珍贵藏品当中，它们并不显眼。然而，它们却成了标志性展品。几年前，一位美国出生的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把自己的头捐献给皮特河博物馆（当然是在他死后）。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作人员把那些干缩人头寄回南美的话，牛津大学就一个人头也不剩了。戴温承诺，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于其头颅的风干和养护。馆长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补充道，他希望继续看到戴温活得好好的，经常来博物馆走走。

当时，我正在研究这座博物馆的历史，特别是它在19世纪晚期与牛津大学解剖系的联系——这倒是把我带向了博物馆的300颗人类颅骨收藏。我很快得知，牛津大学的人体解剖系也积累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头

[1] Pitt Rivers Museum 也译作“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盖骨收藏。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需要相当大的仓库来容纳这批收藏：“大约有3 000件颅骨，排列开来的面积达158平方英尺，占用118英尺长的陈列架，陈列柜占地面积144平方英尺，高6英尺。总共350平方英尺，但为了方便舒适的存取等等，需要三倍于此的面积，即1 000平方英尺。”当我翻阅牛津大学那些古老的用皮革装订的藏品入库登记册时——每一件新增藏品都用手写体勤勉不懈地登记在册——我被为收集这些藏品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深深吸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些正派体面的科学人士把别人的颅骨寄给牛津大学：有时一两个，有时一两百个。

这些排列成行的骷髅，还有那些眼睛、耳朵、头发都完好无损的干缩人头，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非一目了然，但在我所工作的这家博物馆，其藏品都以颇为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归类，这多亏了其创建者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将军的苛刻要求。皮特·里弗斯将军作为英国考古学之父而被人们所铭记，他是一个痴迷的收藏者，收藏各种考古学和人类学物品。当他在1883年同意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条件：藏品都要根据类型，或者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类整理——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组织人类学收藏的方法，而皮特·里弗斯使之名扬天下。我们期望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按照地理学的方法来安排，使得我们能够在仔细审视非洲文化之后，再转向亚洲、太平洋以及诸如此类。按照年代学的方向走也很正常，这样一来，比方说英国的收藏，就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史前器物开始，然后再经过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人时期，直至今日。这样的方法符合并强化了一项原则：社会是彼此分离的实